



北京服装学院
BEIJING INSTITUTE
OF FASHION TECHNOLOGY

民族服饰博物馆
ETHNIC COSTUME MUSEUM

罗地缠枝莲花纹贴绣

总账编号：MFB003947

分类编号：古 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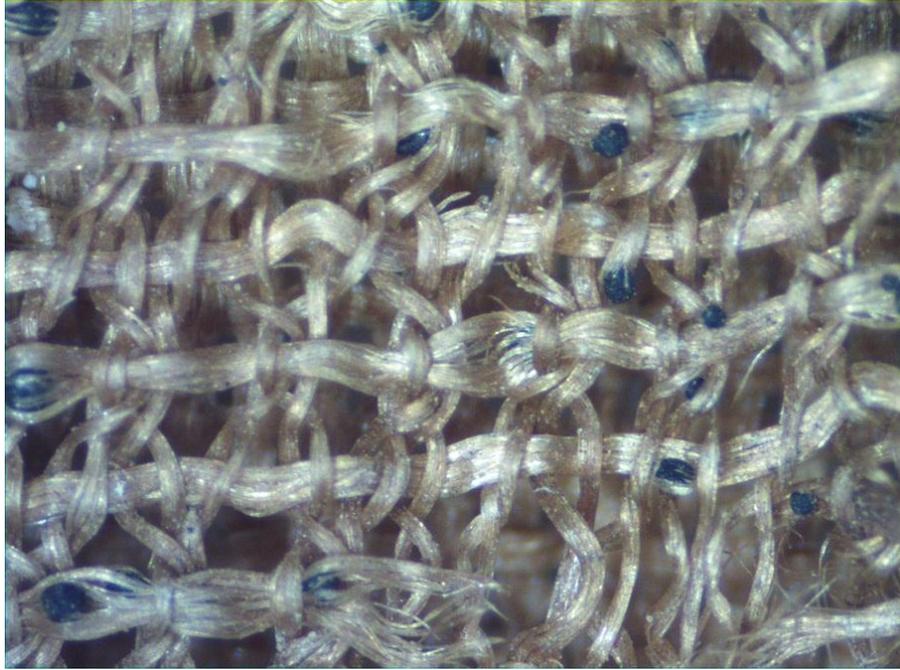


正视图



背视图

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总账编号为 MFB003947 的元代罗地缠枝莲花纹贴绣长 22 厘米，高 31.7 厘米，缠枝莲花纹贴绣在土黄色的罗上，图案轮廓清晰，左右对称，整体构图饱满，造型丰富。缠枝莲纹以莲花为主，以蔓草缠绕成图案，结构连绵不断，故有“生生不息”之意，委婉多姿，富有动感，优美生动。通过贴绣在织物上，层次清晰，立体感更强。罗以其轻薄的质感与满绣纹样沉稳、扎实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，给人以华贵和典雅的感觉。



罗

韦应物《杂体》中提到：“春罗双鸳鸯，出自寒夜女。心精烟雾色，指历千万绪”。罗类丝绸是运用罗绸织法，使织物表面具有纱空眼的花素织物。纱、罗均是指花、地组织中至少使用了一种绞经组织的单色提花织物。唐以前，一般把绞经组织称为罗，而将疏薄有孔的平纹织物称为纱，即所谓“椒孔曰罗、方孔曰纱”。罗在汉代毛织物上出现过，其流行期从唐末开始，宋元，明清开始普及。



莲花侧面花头和荷叶



莲花正侧面花头



含苞待放的莲花和正侧面莲花花头

古有《爱莲说》：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”莲花为佛教“净土”的象征，被赋予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质，成为元代纺织品中的植物纹样重要题材之一。莲花纹经过宋代写实风格的发展，元代纺织品中莲花纹也开始出现写实的风格，以写实的表现手法表现半侧面花头、正侧面花头，花叶有莲叶及掌状牡丹花叶两种造型。莲花纹形态自然多样，有折枝花、缠枝花及条形边饰，与鸳鸯、童子或其他花卉组合代表固定的吉祥寓意，都是源于中原文化的影响。“莲”由于与“连”谐音，与其他动植物、人物组合成为表现不同吉祥寓意的元素。莲、鱼的组合，正是“连连有鱼”，铜镜中的牡丹莲花纹正暗合“连连富贵”的寓意，与童子组合，则暗含“连生贵子”，莲纹与喜鹊相配时，常由喜鹊立于石上，并配有几棵芦苇，喜鹊取其“喜”字，莲取“连”音，意为“喜得连科”。此藏品中的莲花为半侧面花头、正侧面花头造型，花叶为莲叶造型，图案构图对称，内容丰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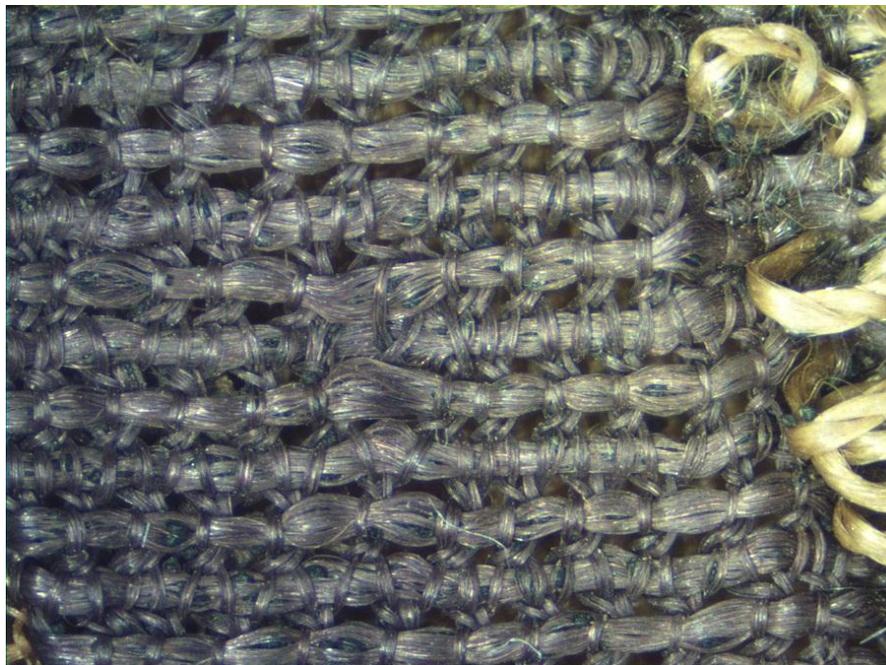


缠枝花

穿枝花又被称为唐草,是以波状的花枝茎为主干,配以花、叶果实的装饰纹样在唐代非常流行,几乎被用在所有的工艺美术领域。此藏品以波浪状的茎干为主干纹样,其间点缀以含苞待放的莲花,荷叶,莲花有四种造型。通过缠枝纹样的造型、结构、组织形式以及色彩、技法等方面展现出一种生命的力量,生机勃勃地在藤蔓植物的不断吐息中孕育、沸腾、延续。在东方文明传播的过程中,缠枝纹经历了不同民族文化的沉淀,也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生命力的象征。

贴补绣也叫“贴布绣”、“补花”,是将其他布料剪贴缝绣在绣地上的刺绣形式。操作方法是按图案以及配色要求剪出各种形状,平贴在绣面上,即可单色单层平铺,也可多色多层叠压,各个贴片紧贴底层绣地。贴片位置确定以后,使用多种不同方法处理固定边缘。贴补绣方法简单,图案以块面为主,贴片边缘的处理方法多种多样,可以锁边、包边,压边等等,贴片上还可以辅助刺绣、手绘等技法,整体风格朴素大方。此藏品采用在土黄色的罗上先贴补深棕色的图案轮廓,再在深棕色的图案上贴补上金色面料,金色绣线固定边缘,同样起到装饰的作用。贴补绣在我国现在使用范围很广,技法与选材也十分灵活多样。贴补绣不仅图案美观,而且相比一针一线的刺绣有更加快捷省时的优点,加之能够充分利用零星碎布,所以在素来以节俭为美德的民间得以长久流传。山西有贴补绣肚兜;贵州有贴补百家被、背扇;惠水苗族有贴补绣蜡染裙,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,贴补绣呈现出极其丰富多样的变化来。贴补绣与堆绺、拼布这三种装饰技法有相似之处,历史上的文献资料当中也经常混同,有时难以清晰界定。这三者各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:贴补绣的贴片平贴绣地,更注重突出贴片边缘的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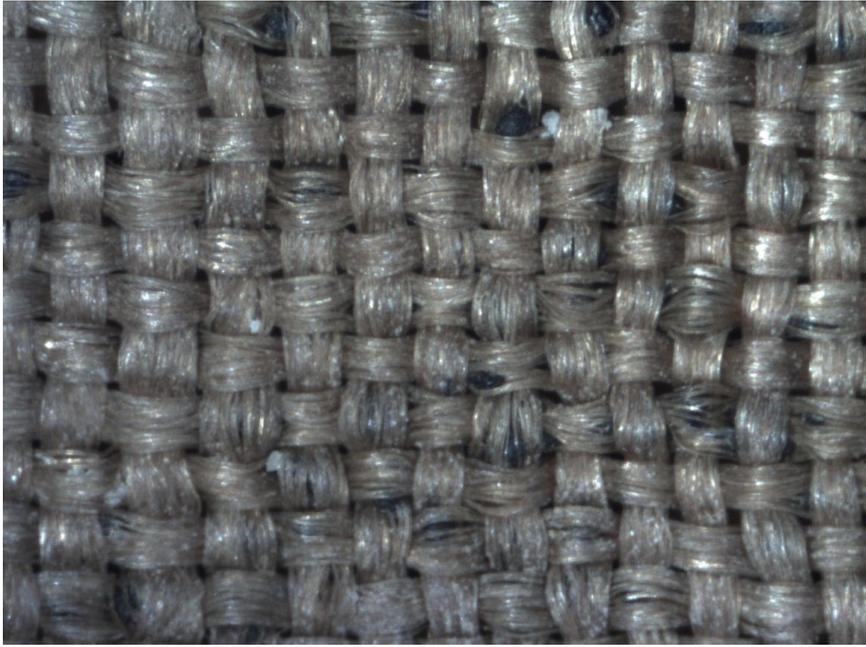
定针法；堆绫的各贴片组合方式以黏贴为主，针迹暗藏不外露，多数作品在贴片下面衬垫硬纸并填塞丝棉等，使图案高起而富有立体感；拼布的图案富于规律性，大面积连续重复，没有明显的底布与贴片之分。



边缘微距图一



带子微距图二



织物背面微距图三



莲花微距图四



莲叶微距图五

参考文献

- [1]刘珂艳. 元代纺织品纹样研究[D]. 东华大学, 2015.
- [2]陈欣. 唐代丝织品装饰研究[D]. 山东大学, 2010.
- [3]赵丰. 中国丝绸通史[M]. 江苏: 苏州大学出版社, 2005.